

忠實的人民勤務員

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編



老舍的人间喜剧

张恨水著





忠实的人民勤务员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忠实的人民勤务員

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編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27 印张4 12/27 插页19 字数80,000

1959年9月第 一 版

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0

統一書号： 3103·320

定 价：平(5)七 角

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更 正

第90頁第二段中“六六六”一詞應改為“六〇六”，“第六百六十五次”“第六百六十六次”等字樣應分別改為“第六百零五次”“第六百零六次”。第89頁前面的插图說明文中“六六六”一詞，也應改為“六〇六”。

序 言

一九五八年，浙江省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獲得了飛躍的發展，人民羣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廣大農村迅速地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這是黨的整風運動的偉大成果，是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偉大勝利。黨在人民羣眾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黨和人民羣眾的聯繫更加密切了，人民羣眾用最深厚的感情歌頌着：

要說甜，糖最甜；

糖甜只有一時甜，

共產黨的恩情甜萬年。

要說暖，太陽暖；

太陽只能暖表面，

毛主席的溫暖心里邊。

一年來，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人們的思想面貌也在大躍進。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廣大黨員幹部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

耀下，在完成党的任务的同时，也鍛煉和提高了自己，并且湧現出了成千上万的先進入物。他們立場堅定，方向明確；大公無私，舍己為人；以身作則，忘我勞動；敢想敢說敢做，實干苦干巧干；有事和羣眾商量，關心羣眾的疾苦；與羣眾同甘共苦，參加生產領導生產；他們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政策，發揚了黨的羣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因而在工作中做出了比較出色的成績。為了傳播和發揚他們的優秀事迹，我們從去年大躍進中的先進入物中，選擇了十八個同志的材料，編成這本小冊子。希望大家學先進，趕先進，超先進，在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躍進中，作出更好的成績來。

當然，這些同志在工作中也不是十全十美；沒有一點缺點的。但是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會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克服自己的缺點，發揚自己的優點，加強党性鍛煉，為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同時一定會記住毛主席的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不會因為工作有了成績、受了表揚而飄飄然起來。

由於這本小冊子的篇幅有限，還有一些應該編進去的材料，這次沒有能編進去，打算以後再編。此外，由於受到水平的限制，這本小冊子一定還有不少的缺點，我們熱忱地希望讀者們的批評和指正。

編 者

一九五九年七月

目 錄

“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好干部”	1
——記湮渚人民公社黨委副書記何福良	
女社長沈鳳英	10
李玉泉——鮮明的紅旗	16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6
——記共產黨員方金寶二三事	
社員的知心人	30
——記安文人民公社黨委書記李世祥	
一心為社的“好當家”——鄭明元	38
關心羣眾的朱菊花	44
實干苦干巧干的徐惠友	52
帶頭上山下海的指揮員——王叔	58
林素玉和“三八”水庫	63
多謀善斷的老模範陳有生	69

白手建工厂，外行变内行·····	74
——記地方国营临安耐火器材厂厂长李火根	
三十三年红旗飘·····	82
——記奉化印刷厂厂长卓阿位	
当年红军老战士，今朝钢铁新英雄·····	86
——記临海县兵役局局长归树森	
在又红又专道路上奋勇前进·····	91
——記绍兴鉴湖长春酒厂党委书记刘金柱	
櫃台前的“状元”——洪志煥·····	98
优秀白衣战士朱济平·····	103
农村教师的榜样——吳阿松·····	107

“共產党培养出來的好干部”

——記湮渚人民公社党委副書記何福良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代里，无数的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一起忘我地实干苦干巧干。紹兴县湮渚公社党委副書記何福良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新来的总支書記

一九五七年一个严寒的冬夜，从湮渚通往蘭亭的山路上，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中年人，背着背包，提着一些簡便的行李在赶路，这就是蘭亭乡总支書記何福良同志。原来他是湮渚区委的副書記，现在的这个新职务，是当天上午县委組織部才告訴他的。为了赶時間，他决定連夜赶到蘭亭乡去。山路高高低低，北风襲得他不时地打着寒噤。当他走到賈村的时候，人們已經甜睡入夢了。他打亮手电筒，四周一望，在朝西的牆头上看見一个“放鳴欄”，淡淡的墨笔字还历历可見，其中有一張大字报这样写着：

“社員苦战在田头，干部閑手逛街头，若要生产大跃进，干部下田頂要紧。”看完大字报，他猛地想起了上午組織部長对他說的話：“何福良同志，县委决定派你到蘭亭乡去工作，是为了迅速

地改变这个乡的落后面貌。要做到这样，首要的問題是要干部参加生产，影响群众……”于是，他輕輕地撕下這張大字报，放入袋中，一轉身，又飞快地向前走去。

一口气走到乡里，連背包也沒放下，就叫乡文書通知全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員馬上到乡里开会，并且要随帶工具；一面又向乡里的同志了解了一些干部作风和这个乡的基本情况。一小时以后，党团員會議开始了，何福良同志从口袋里摸出那張大字报，立刻在会场里引起了一場热烈的爭辯。何福良同志严肃而認真地說：“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在工作中依靠群众，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是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員所必須做到的。”同时，他又向大家表示了态度：“以后，我只要一有空，保証参加生产，实干苦干。”到会干部都被这位新来的总支書記的行动感动了，大家都作了自我檢查，并且决心苦战二个月，赶上全区的先进乡——棠棣乡。当會議結束的时候，已經是午夜一点鐘了，大家在何福良同志的提議下，扛着鋤头畚箕，頂着呼呼的西北风奔向蘭西水庫参加劳动去了。

东方漸漸发亮，社員們陆陸續續地来到工地。唉！什么原因，大清早就有这么多人上工了？大家戚戚喳喳地議論着。慢慢地，他們在挑土的行列里，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稍長的个子，敦厚的臉上鑲着淡淡的双眉，和一副炯炯有神的大眼，上身只穿一件白布衫，腰系大圍帶，寬寬的肩膀上挑着的畚箕又与众不同，大家挑兩畚箕，他却挑四畚箕，一上肩就飞也似地奔去了。这是誰呢？

“他是新来的总支書記。”一个共青团員搖晃着头，得意而自豪地笑着說。

“新来的总支部书记，什么时候来的？”社员们诧异地问。

“昨天晚上才来的，他已经同我们在这里苦战了一个晚上哩！”接着，他把昨天晚上的事情滔滔不绝地向社员们说了一遍。

顿时，水库工地沸腾起来了。人们越来越多，个个都脱下了棉袄，争着挑四个畚箕。贾村的老社员贾老伯，已经六十七岁了，这时也脱下棉袄要求参加挑土。他紧紧地跟着何福良同志，趁着何福良同志倒土的时候，一手拉住他的衣襟激动地说：“你真是一个好同志，好样子！”何福良同志碰到这般情景，也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人民的勤务员，应该这样做！”

試驗田和試驗井

春耕生产开始了，按照先进的农业技术规程，必须做到早耕早播早插。可是，这里有一个老规矩：牛郎花开（阴历三月底）才浸种。何福良同志接连召开了二次老农座谈会，但是老农们都认为：“种田早，不如养秧老。”坚持按老办法办事。怎么办呢？何福良同志决定亲自搞试验。

没有几天，在土质并不好的大壩旁边，全乡第一丘试验田——防凍半旱秧田开始播种了。何福良同志抱着“三早抵一工，决心试成功”的决心，精心地护理着秧田。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了，悄悄地给秧田揭开草扇。傍晚，人们都回家休息去了，他还在给秧田灌水、盖草保暖，直到深夜才回来。遇到寒冷天气，就给秧田撒焦泥灰、打火坑保暖。三月初，秧苗刚刚转青，一天晚上，何福良同志在区委开会，会议结束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突然听到冷空气南下的消息，他顾不得疲劳和饥饿，一口气奔了二十多里路，赶到试验田。这时寒风刚刚刮起，他急忙给秧田盖

上草扇。正在这个紧要关头，他突然发现缺了一顶草扇。秧苗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寒的，怎么办呢？急中生智，他毅然脱下身上的大衣，盖在秧田上，宁愿自己在寒风中瑟瑟地颤抖。东方鱼肚白了，他才放心地回到乡里。

何福良同志这样始终如一地精心培育试验田的结果，秧苗嫩绿茁壮，社员们个个称好。原来那些不同意早插秧的老农民不得不认输了，他们说：“牛郎花开浸种迟，老农陈规吃不开，何同志决心搞试验，先进之花遍地开。”防凍半旱秧田很快地推广开来了，全乡的插秧季节普遍提早了二十天左右。以后，从深耕、密植到施肥、田间管理等一系列的农活，何福良同志总是先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做出样子，召开现场会议，组织大家参观、辩论，层层推广。难怪社员们称大壩试验田是一所“技术学校”！

七月初，正是連作晚稻旺插的时节，丛山环抱的蘭亭乡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百日大旱，天空沒有一絲云彩，灼热的阳光猛烈地照着大地。一天二天、半月一月过去了，天公还是不下雨，溪断流，河干涸，稻田龟裂，苗叶枯萎，全乡还有三千来亩田沒插上秧，連社员们喝的水几乎也发生了困难。水，在这时成了一切问题的中心。群众議論紛紛，有的主張抬龙王求“圣水”，有的埋怨連作稻种得太多，有的打算外出做工，賺点現錢准备度灾荒了……。这时，何福良同志真焦急万分。他想：田和人都需要“水”，如果不馬上解决水的问题，今年的生产就不能跃进，蘭亭乡的面貌也就不能改变，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呢？这些日子里，何福良同志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解决水的问题耽忧得忘食廢寝。但是，他并没有泄气，仍然发动群众积极想办法找水源。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星火社老社員王吉泉拉住何福良同志

的手，悄聲地說：

“何同志，你的試驗田搞得很好，這次能不能掘個沙井試驗試驗……”

“掘沙井，有水嗎？”何福良同志迫不及待地追問道。

“有點把握，試試看。”王吉泉從容地回答。接着，他又把一九三四年大旱時掘沙井得水的事情向何福良同志講了一遍。

“好！我們試試看，馬上行動。”何福良同志高興地說。好幾天沒有見到的笑容，這時，又在他瘦削的臉上浮現出來。

當夜，在大壩試驗田旁邊的溪坑里，何福良同志帶着幾個青年突擊隊員在使勁地揮舞着鋤頭。

第二天拂曉，魚肚色的天空，鑲着幾朵淡紅的朝霞，大壩試驗田旁邊的沙井里，盛着滿滿的山水。何福良、王吉泉和青年突擊隊員們，帶着勝利的微笑，迎接參加沙井現場會議的人們。沒有多少時候，大壩溪坑兩邊，人山人海，大家爭相傳告：掘沙井成功了，有水啊！

一個群眾性的掘千井萬塘的運動在蘭亭鄉開展了。何福良同志同王吉泉等幾個有經驗的老農民，組織了一個水源勘察組。他們肩背鋤頭，手拿竹簽，走遍了全鄉每一條山溪，每一塊土地，每到有水源之處，就插上竹簽。沒有多少時間，有竹簽的地方就變成了沙井。只有短短的十四天時間，全鄉挖掘了二千八百多個沙井，終於戰勝了這場空前的大旱。

與洪水搏鬥

在蘭亭鄉，人們還到處傳誦着何福良同志冒着生命危險，連夜搶救水庫的英雄事跡。社員們說，這是他們永遠難忘的事情。

九月中旬的一天，强大的台风暴雨，襲击着全乡最大的紫紅山水庫。夜間，山洪暴发了，滾滾的洪水，猛烈地冲击着水庫的堤壩。这时，何福良同志正在蘭二社工作，他想：如果紫紅山水庫决口，附近一百多戶人家和五百多亩良田就会被洪水吞沒。他沒有絲毫犹豫，立即動員了二十多个青年突击隊員，向紫紅山水庫奔去。

鍋底般的天空，伸手不見五指，到处都是大水，分不清山路、稻田和溪坑，他們在齐腰深的大水中艰难地前进。暴风雨一陣紧一陣地迎面扑来，襲得人們不断地战慄。他們你攙我、我扶你地走过无数的溪坑，走过一座又一座的独木小桥。到灰灶头的地方，突然，一股齐胸深的强大的激流截断了他們的去路，几个年紀較小的突击隊員們停止了脚步，开始有些动搖了。这时，何福良同志一面向大家講述黃繼光的英雄事迹，鼓舞大家繼續前进，一面叫大家手紧拉着手，組成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他自己走在最前面，勇敢地冲过了激流。

赶到紫紅山水庫，只見滔滔的山洪冲过堤壩直向下瀉，堤壩中間还有三、四个斗大的窟窿，山洪越滾越猛了。这时，何福良同志、突击隊員和附近的社員們急忙跳下去用泥块和稻草堵住了窟窿，还用門板、泥土在堤壩上打樁攔水，暴烈的山洪终于停止了咆哮，蘭亭鄉的人民沒有受到絲毫損失。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共產黨員應該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当革命需要的时候，就要頑强地战斗下去。”何福良同志常常以这几句話来教育黨員和干部，同时，也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他的家乡朱家塢是一个先进地区，县委和区委有許多現場會議都在这里召开。但是他即使路过家門，也从不在家里停留，仍然和乡里的同志一起回到工作崗位。我們的祖先夏禹在治水中曾經三过家門而不入，而何福良同志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无数次地过家門而不入，这种公而忘私、赤胆忠心地为党为人民的精神，是何等的可貴啊！

一九五八年六月間，緊張的搶收搶种开始了，他和社員們一起，已經接連地苦战了七晝夜。六月十三日晚上，县委召开電話會議，号召各地在二天內結束搶收。何福良同志为了尽快地貫徹县委的指示，当夜兩点鐘就和下放干部陈長寿同志一起到紫紅社去发动群众，因为身体极度疲劳，走了沒有多少路，就昏倒在稻草叢里，臉色蒼白，拳头捏得紧紧的，除了心臟还有一絲跳動外，呼吸几乎停止了，經医师用人工呼吸，才把他救醒过来。何福良同志甦醒以后的第一句話就是：“老陈，群众发动起来了沒有？”說完，他又掙扎着要赶往目的地，經党組織和社員們再三劝阻，才送进了医院。

可是，緊張而繁忙的双搶战斗，怎么也不能使他安靜下来，在医院里，仍然念念不忘党的工作，每天打電話給乡文書，听汇报、出主意，在病床上繼續指揮着乡里的双搶战斗。不管医生怎样劝告，第四天他就偷偷摸摸地回来了，又七闖八跌地在蘭二社田里割稻，社員們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一致称赞：“何同志真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

鋼鐵战綫上的尖兵

仅仅二个多月的時間，农民出身的何福良同志已經成了鋼鐵

战綫上的尖兵。什么建爐、点火、加料、出鉄……，样样全能，出色地指揮着湮渚公社的鋼鉄生产，工人們都称他为“土專家”。在这里，也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一九五八年九月底，湮渚公社掀起了大办鋼鉄工业的高潮，何福良同志被調到湮渚鋼鉄厂任党委書記。把矿石煉成鉄，这对农民出身的、連矿石也認不出来的何福良同志來說，“真是瞎子跨在稻田里，摸不着边”。

鋼鉄战綫上的第一仗是突破出鉄关。开始，大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不出鉄，不是爐型不对头，就是风力不足，或是加料不当。七天七夜的苦战过去了，鉄水还是流不出来。煉鉄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何福良同志終日苦苦地思索着。

一天深夜，他照例紧皺着双眉，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工地回到宿舍来，一进门就躺在床上，半睜着疲惫的眼睛，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到蘭亭乡的第一天晚上参加修水庫的情景，想起了发动群众掘井和涉过大水、堵住窟窿的情景，想起了大壩旁边的那丘試驗田……，一系列的情景象电影似的在他的眼前閃过，县委負責同志在会上的指示也在他耳边响着。对！他突然霍地仰起身来，紧握着双拳，反問自己：“农业上能搞試驗田，获得成功，难道搞鋼鉄不能通过試驗爐取得技术經驗嗎？”他急忙冲出大門，飞快地奔向工人宿舍……

第二天，何福良同志同徐宝定等七个工人合办的五种不同爐型的鋼鉄試驗爐建起来了。从此，他象关心农业試驗田一样，管理着鋼鉄試驗爐。从建爐、盤爐心、点火直到配料、加料、出鉄，每个生产过程，他都参加操作，碰到困难，就和工人們一起在爐前試驗、研究、改进。最后，終於完全掌握了煉鉄的一套技